



# 我的星宿供

卓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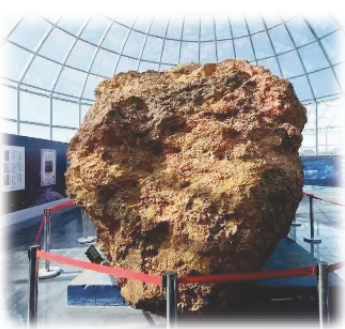
1

在我的书桌上,摆着一件特殊的石供,底座是一个紫檀木小几,圆圆的,直径不到20厘米,四条腿儿像四条虬曲的小蛇,努力背负着那个紫檀木小几,让它显得平稳而安详,让它矜持,让它端庄大方。我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名字,我只随意叫它“瓶托”。在紫檀木“瓶托”上边,是一个莹润的“白玉笔洗”。它于此已经不止于洗笔的功用了,我改变了它的用途,我让它的品质更加尊贵和神圣,那是因为我放置的是一块特殊的石头,只有那个白玉笔洗才配得上那块特殊的石头。

我说那块石头“特殊”,并非那块石头形态特异,也不是那块石头具有绚烂色彩。它虽然只有拳头大小,却给人沉甸甸的感觉。分寸之间,纹理清晰,氤氲着黛色、灰色、褐色,以及赤橙黄绿青蓝紫,但每一种颜色并不分明。你想要什么颜色,你喜欢它是什么颜色,它就是什么颜色,完全可以由你主观决定。但你所看到那种颜色,却又像是风烟共色,意象混沌,像云、像雾,又像梦。它并不清秀,亦不玲珑,既不纤巧,也不妖娆。燃一炷檀香陪着它,仿佛有一点仙气萦绕,任由它柔和地缥缈,柔和到宛如古筝弹奏之后犹然余韵悠悠。它不是普通的石头,它是“星宿”,来自我的故乡。

2

我的故乡在山西,下辖凤台县,隶属泽州府。州县之南,青山之间,有个安静的小镇名字叫大箕。蝴蝶山逶迤其南,晋晋山巍峨于西,大箕河与南峪河交汇于小镇东。在两河交汇的地方,有一块大陨石,历尽风雨,坦然于宽阔的河滩上。埋在地下4米多,裸露在地面上将近两米高。四围青山,河滩上芦苇青青,它则独尊中央,像水中屿,像一座小丘包,像一只金色的香乳,待哺天宇中每一颗不停眨眼睛的小星星。有时会落几只蓝蜻蜓和红蜻蜓,不时会有蛙鸣,水咕咕也会落在上边点着头叫雨。我们不叫陨石,我爷爷管它叫“星宿”,我们也都习惯



叫“星宿”。

“星宿”什么时候落户到了我们小镇东?没人知道,没有文字记载,小镇那个“星宿”便只有猜测,没有历史。我们不求它有历史,但我们却想知道它的来历。当五爷给我们讲牛郎织女故事的时候,我们会问五爷,星宿都在天上,那一个星宿为何孤零零落在我们小镇东?五爷说,它可能也是个“织女”吧,下凡后回不去了。

“织女”落在了我们小镇东的河滩上,多么神奇!多么有趣!真的,是一个“织女”,把一河水都织成了蓝蓝的绢,还织了好看的涟漪和浪花。“织女”撩拨河水的叮叮声,仿佛小镇上女儿们在弄机杼。落一阵小雨,河水便会陡涨,“织女”拨弄水的声音会大到恰如小镇上的八音会。

“织女”周围的水深而清,我与香锁、昌路、富魁、富裕,一伙小朋友常常到“织女”身边洗澡、凫水、打水仗,浑身水淋淋地在“织女”身上爬上爬下,就像拱在母亲的怀里。

水光映着月光,一闪一闪,仿佛“织女”在眨眼睛。大人们说,“织女”要睡觉了,孩子们也会安静下来。有趣的是,“织女”名字虽然好听,却让小镇上的牧牛娃羞于去镇东的河滩上放牧。更可笑的是,那些单身汉却会常常坐在河边发呆。我那个跛足和哥老师,时不时徘徊在河堤上,低吟“兼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

为此,人们便很少叫她“织女”,多是庄重地叫它“星宿”。

3

离开家乡的日子里,我的梦里总有“星宿”。夜深人静时,凭窗仰望繁星满天,也难消解我对“星宿”的思念。每次回故乡,我都会去那个“星宿”;离开时,心里总有点依依不舍,我感谢它陪伴我度过那个童话般的少年时代。可爷爷没有回家乡了,瞬息沧桑,“星宿”还好吗?2016年夏天,我有幸回家乡参加讨论拓展文化旅游事业,

与村委会主任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他,小镇东河滩上的“星宿”如何?“星宿”在,大箕的希望就在。红布写上“到大箕看星宿去”,制作成横幅,到处张贴;制作成旗帜,到处张扬,大箕小镇会火起来。村委会主任真是有个为的青年“村官”,立即组织人马,调动挖掘机、吊车、工程车、农用车,在东河滩启动了一项浩大工程。挖开沉积的河泥沙石,见到“星宿”真容那一刻,小镇上的年轻人都欢呼起来,一个个都像考古学家,拿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抠去坑凹里的泥土,拿笤帚和刷子轻轻地扫去缝隙中的沙砾;掀起嘴巴吹去浮尘,汲来清冽的井水冲洗泥污。

我家尘多年的“星宿”,终于披着金光,再一次回到了人间,矗立在小镇东河滩上,嵯峨而崔嵬。它像一匹金驹步越关山,像一只金鹤矫翼旷野……

“星宿”的重新问世,惊动了小镇领导,即刻就请了晋城市文物专家进行鉴定。专家鉴定后认为,小镇东河滩上的“星宿”由形态、颜色各异的材料组成,有的地方平滑整洁,有的地方却斑驳陆离。整块巨石的成分、成色也不相同,碎块的分量比普通石块沉重许多。结合河床地质层分析,他断定这块巨石是“类似冰川沉积岩陨石”。国际陨石协会总顾问用仪器探测后认为,我们的“星宿”是水冰包容性陨落物体,是世界上最大的月球角砾岩陨石。

实在是罕见的陨石,镇上和村委会立即派人把“星宿”保护起来,任何人不得从“星宿”上掘取一沙一砾。散落在“星宿”周围的一把泥土,一块碎石,也让人捡拾起来,以备将来珍藏到“陨石馆”。为我的建议,赠我拳头大的一块“星宿”作纪念,便是我的“星宿供”。

为“星宿”面世,镇领导很快就做了个决定,把老北岭改称“五指山”,举小镇之力,在五指山建了一个“陨石主题公园”,开辟了“一星广场”,建起了“陨石馆”,修了座“一星塔”。我草拟的碑文开宗明义告诉世人,我们的“角砾岩陨石”是“世界第一星”。是的,世界原来有过第一星,系非洲纳米比亚南部的大陨石,长2.75米,宽2.43米,重59吨。而我们的“星宿”高6.8米,周长17.2米,重148吨,相比之下应该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五指山的“陨石馆”以蓝色钢化玻璃造成穹窿式的圆顶,柱体上绘有各样陨石和天文图,通过透明的蓝色穹顶,参观的人可以一探天体的奥秘。2016年重阳节前,小镇人要喜迎“星宿”入馆。九月的山菊花开得烂漫,红红的柿子像一盏盏刚刚点燃的小灯笼。白鸽在飞,喜鹊在唱。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喧嚣的人声中,“星宿”被安放在了“陨石馆”。“陨石馆”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大“星宿供”,与我书桌上那个小小的“星宿供”遥相呼应。在“星宿”入馆的那个傍晚,我炽热的感情无以消散,便徘徊在五指山仰望星空。那夜星光灿烂,让我感慨万千:天上不能没星光,人间不能没星光,我心中更不能没有星光……

秋末的天气有点凉,满天星斗毫无倦意,似乎在对我说:高处不胜寒,何似在人间……是的。但愿人间美。



## 沽上丛话

《鲁迅日记》1927年1月24日云:“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四尾,同至妙香夜饭,并同伏园。”29日又记:“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。”

鲁迅是1927年1月16日中午从厦门出发,取道香港于18日到达广州的,入住广州的宾兴旅馆,当晚就造访了许广平。19日移住中山大学后,经常和朋友们吃吃喝喝,如20日日记云:“下午广平来访,并邀伏园赴荃芳园夜餐。”21日日记云:“上午广平来邀午餐,伏园同往……下午游小北,在小北园夕餐。”22日日记云:“同伏园、广平至必有春夜饭,又往陆园饮茗。”23日日记云:“午后梁匡平等来邀至大观园饮茗。”连续几天都有吃请,可能是吃到或谈到了土鲮鱼。鲁迅是绍兴人,爱吃鱼虾等水产品,许广平看在眼里,这才有了接连两次的赠送。

土鲮鱼是鲤科鲮属动物,通常叫鲮鱼,主要产地分布在珠三角和海南、台湾一带,头短,侧扁,腹部圆,尾鳍深分叉,有点像鲑鱼,其对水温非常敏感,喜欢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水温中生活,高于31摄氏度食欲减退,低于14摄氏度就不食,低于7摄氏度就死亡,所以珠三角以北地区无法生长。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后,当地居民称他是北人。鲁迅是第一次听别人说他是北人,还好奇地在信中告诉了许广平。所以鲁迅在此前根本没吃过或没看过鲮鱼。到了广州以后,朋友的接待、招帖,和许广平、孙伏园一起下馆子、吃夜宵,多次吃到过鲮鱼几乎是肯定的了。许广

### 生活中的鲁迅(三)

## 鲁迅爱吃土鲮鱼

陈武



平关心鲁迅的生活,吃喝起居在二人的通信中多有交流,还动鲁迅买过肉松吃,更是用心地织过藏青色“一件毛线小半臂”寄给鲁迅。看到鲁迅喜欢吃各种做法的土鲮鱼,送几条,当然是人之常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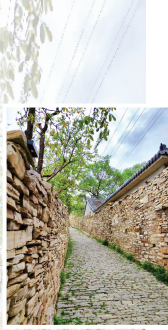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离开厦门并不愉快,在《朝花夕拾》的小引里说到十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后写道,“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”。好在广州那边有许广平,还有好友孙伏园在等候,中山大学的教职也有了着落,加上几天的逛街、看电影、品茗、下馆子,心情大好。查《两地书》,许广平只在1927年1月5日致鲁迅的信中,提到过一次吃土鲮鱼,“昨四日也玩了一天……晚上去肴伏园,并带着四条土鲮鱼去请他吃,不凑巧他不在校,等了一点多钟,也不见回来,我想这也何必呢,就带着回家,今天要自己受用了”。

在《两地书》中,鲁迅和许广平多次提到吃喝问题,比如1926年9月14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说:“我已经不喝酒了,饭是每餐一大碗(方底的碗,等于尖底的两碗),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(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,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,每月工钱十元,每人饭菜钱十元,但仍然淡而无味),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,但我还想改良,逐渐停止。”9月20日信中说:“此地的点心很好;鲜龙眼已经吃过了,并不见佳,还是香蕉好。”9月26日信中说:“今晚晚饭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了面包和罐头牛肉吃的,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。”9月28日信中说:“从前天起,开始吃散拿吐理,只是白糖无法办现,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,有一种小而红的,无处不有。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,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,然而倘若偶然忘记,则顷刻之间,满碗都是小蚂蚁。点心也这样。这里的点心很好,而我近来却怕买了,买来之后,吃过几个,其余的竟无法安放,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,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。”10月4日信中说:“我在此常吃香蕉,柚子,都很好;至于杨桃,却没有见过,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,所以也无从买起。”

从这些与吃喝相关的书信中,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心、相互支持、相互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鲁迅初到广州时接受许广平两次所赠的十条土鲮鱼,这个数量应该不算少。土鲮鱼一般体重都在一斤左右,最大能长到七八斤,生长期主要是在4月至9月。鲁迅到广州时是1月下旬,此时的土鲮鱼应该是成熟的土鲮鱼,就按一般论,十条鱼也有十斤左右了。这里所指的是鲜土鲮鱼。许广平所赠,也可能是腌制的土鲮鱼,或腌制后晒成的鱼干。腌制的鲮鱼干,一直都是岭南一带的特产,不少江边渔村人家的门口,都会挂上一串串腌鱼干。无论是新鲜的土鲮鱼,还是腌制的鱼干,鲁迅对土鲮鱼是怎么处理的呢?虽然没有听说,我想不外乎是清蒸、红烧和炖汤三种。清蒸中,有一种豆豉蒸鲮鱼,所用豆豉来自阳江,考究而奇妙;咸鱼炖出的汤,汤白如奶,更是鲜甜无比,口感不是一般的好。鲁迅还吃过以土鲮鱼为主要材料的上汤鱼面,就是将新鲜的土鲮鱼打成鱼胶,用鸡蛋清拌匀后,挑透,蒸熟,再切成面条状,浇上上汤,口感特别清甜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,他到广州后所吃过的馆子,共有二十五家之多,北园、必有春、荃芳园、大观园、妙香香利记、陆园茶室去得较多,所去最多的馆子是陆园茶室,一共去了七次之多,而北园的上汤鱼面又最有名,想来没有少吃。加上身边有许广平的介绍,鲁迅对于土鲮鱼自然就有独钟了。

## 为我们修路的爷爷



文猛



好开水之后,乡亲们就开始批我那80岁长满白胡子的爷爷。有一天下了整整一下午大雨,批斗会开到天要黑时,家屋前小河水涨了水,冲走了河上的木板桥,大家过不了河。爷爷连忙走下批斗台,叫我爸拿来锯子,走到屋后自留地中,砍倒了两棵来给他做棺材的松木,搭在小河上,在上面放些木板。桥搭好后,村里人陆续回家了。

第二天又下雨,村里出不了工,广播又通知来我家批斗爷爷,大家踩着木板桥向我家走来。批斗会开了一会儿之后,村长掏出怀中的报纸扔了,叫记工员给爷爷多记4天的工分,又叫了5个壮劳力天晴后到村树林中砍三棵大树给爷爷做寿棺。爷爷是村里的半劳动力,每天出工得5分,爷爷一生中得过的奖励工分就是这一次,一下得了20分。

爷爷一生中修路最辉煌时段莫过于他83岁那年。乡里决定修一条公路进村挖煤,年轻时行医走过大半个中国的爷爷,见过不少公路铁路的爷爷,83岁还走路如风的爷爷,被乡里任命为技术员,指导大家修公路。爷爷自然高兴,成天扛铁锹,提着洋铁喇叭奔走在地面上,硬是让那宽阔的公路一寸一寸地翻山越岭往村中延伸。

公路刚修到村口,有一天在石山上打石头的村长推一块石头下来,刚好砸着看图纸的爷爷,从来不生病的爷爷躺倒卧床。

那正是春天,我读书回家走过家屋前的小河,站在爷爷搭成的木桥上摘木耳,每年春天这要腐烂的木桥总会长出许多木耳来。爷爷喝了母亲炖好的清香水耳汤,嘱咐爸爸和村长把他埋在公路边山崖上那块高高的荒草地中,说那地方是他生前选好的,能把村庄看个够。说完,爷爷闭上了双眼,埋爷爷的那块荒草地很平坦,可那座很陡很高,没有路抬棺材上去。村长就派了几个年轻人攀上山岩,硬是用绳子把柏木棺材拉了上去。

爷爷从此躺在那片荒草地上。因为无路上去,家里人逢年过节拜祭时,只好在山崖底下摆上供品。

又到了春天,村庄很多地方都通了公路,没有公路的地方也修好了人行道。路通了,心通了,我们走得踏踏实实。

家屋前的小木桥换成了石板桥,村里人特意把那木桥摆放在小河边,大家说着那木桥就会想起白胡子爷爷。撤下来的木桥上每年都会长出很多木耳,村里却没有一个人会去摘回家炖汤。

村里人很早就修好了公路边山崖上的登崖之路,我们乘了火车再乘汽车回到山村,很多村里人总会和我们一样走上荒草地——那里躺着我那爱修路的爷爷。

白露前后,在河边走的时候,没感觉到有什么风,但沿河的枫杨树,已经叶落纷纷,秋天真的来了。地上落了许多枫杨树的叶子,它们被吹到路的边缘,干枯了,还没有清扫掉,好像地上哪儿哪儿都是落叶,多少会引起人们的一些感慨。也有一些叶子落进河里,随流水一同流走了,悄悄,并不惊动人们,我更喜欢季节以这样的方式悄然来临。可是,世事并不总如人意,时间也是随着流水一起,在不知不觉间流走的。枫杨树上的叶子不再浓密了,一眼望过去,无论向上,还是向远,都有了一种空旷感。山在眼前,山又在远处,那已是秋天的山。在我的眼前,秋山又有几重呢?

我对秋山似乎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,这种感情,可能是在更小的年纪里形成的。少年时,我对山的概念,只有一个“远”字,山在远处,山在远方,可望而不可即。那些山离我都是那么遥远,从来没有亲近它们的机会。天气好的时候,山是远处的一种蓝黛之色,多云或是阴雨的气氛里,山影就更加模糊了,变成一抹深浅不一的青痕。彼时,山对于我来说,便是模糊的一个影子,不知四季,也难分四季。去了皖南以后,走过了一山又一山,才知道山外有山,山外还是山,那么多的山,看是看不过来的,看也看不厌,此时,才知道自己不是那样喜欢来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对山的喜欢,是不是源于对幼时爱山而不见山的一种补偿,或许喜欢看山的种子已经在心里沉寂了多年,当想象和现实同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,那份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皖南的山,四季可看,但我好像更偏爱秋山缤纷绚丽的好景色。心里写秋天的树时,用了一个“疯”字来形容,我读到那些文字时,心里也是一阵狂喜的,秋叶还可以这样写吗?那些秋天的树叶,“凉风一吹,如梦初醒般地发觉还有这么多的颜色没有用,尤其是红和黄”“像是隔年作废,尤其像不用完要受罚,‘秋’滥用颜色了——

树上、地上,红、黄、橙、橙、紫……挥霍无度,浓浓艳艳,实在用不完了”。而纵容秋树树叶的,是那些能包容和深藏好颜色的秋山,它沉静内敛,好像秋山就应该包容秋树叶的绚烂一样,它微笑不语,好像秋树叶的美与秋山无关一样。

在皖南,山是随处可见的,或高或低,或林木丰茂,或松石成趣,或绵延而去,或阵列如屏障。总觉得喜欢看山的人在皖南,是幸运的。可在山间,对于山,有时却熟悉得如不见。而对于我来说,在皖南,看山是一种日常、一种习惯,抬眼处,满眼是山,满眼欢喜。

在塔川,秋山绚烂至极。从田野里一眼望过去,那些散落在田地间的秋树,已经给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,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秋树在田野的晨雾和朝阳里,是如此的惊艳,它和那些从徽州老房子的烟囱升起的炊烟合谋,制造了人间的仙境。而朝阳并不留恋这些,它制造了人间仙境,这也让人间仙境渐渐恢复为它该有的样子,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起来,塔川的秋山,也渐渐明媚起来。纷繁的秋天的树叶,在山间涂抹,那些山影便有了层次,峰与脊,沟与谷,勾勒出柔和而又丰富的线条。直到此刻,我才恍然大悟,才知道一个“重”字,对于山的意义所在。重是小山重叠的重,是重重叠叠的重,是一重又一重的重。

想起唐代诗人李益《喜见外弟又言别》一诗中的句子:“明日巴陵道,秋山又几重。”送别,历来是诗词的主题之一,秋山重重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氛围,而我眼中的重重秋山,却更像是去季节的一种告别,一个又一个的秋天离我们而去,我们也将一个又一个的秋天留在记忆里。或许,有些秋天我们已记不清它的样子了,就像远在几重之外的秋山,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光影,可那些光影,也依然是我喜欢的。重重秋山之外,依然是我关于秋山的某些想象,就像记忆中的那些秋天一样,是记忆,也是想象。时光所能留给我们的,大概也只是些零碎的记忆和想象吧。

题图摄影:范思思

## 秋山又几重

章铜胜



## 博物馆亟待完善

### 教育功能

程永迪

近年来,博物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,青少年日益成为参观博物馆的主要群体,不少研学活动也把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。当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体验活动,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兴趣爱好时,博物馆相应的展陈设计、配套服务等也应优化升级,以提高、完善教育功能。

据调查,一些博物馆在展品布置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细节,例如不少展品说明牌“惜字如金”,只有展品名称、背景和用途要靠猜测;展览说明里的生僻字缺少拼音标注;贴在展柜玻璃上的文字偏低偏小,观者看起来有点费眼睛;掏出手机扫讲解二维码,页面却经常不能显示等。这些展陈细节上的问题,说明有些策展

人及设计者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用户视角,缺少换位思考,未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。博物馆应该努力提升人性化服务水平,以更友好的方式惠及更多青少年参观者。

博物馆在展陈中大多并未设置针对某个群体的专一内容,然而基于教育功能,似乎也可以推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。比如,文字说明内容通俗易懂;对于深奥的专业内容作出深入浅出的阐释。每个参观博物馆的人都是在这一特定地域接受教育的“学生”,博物馆可谓是一所具有独特价值的“大学校”。展示在博物馆中与教育相关联的丰富内容,虽然没有统一的教材,也不追求知识的完整系统,只在某些不确定性中表现文物和艺术品的魅力,但博物馆这所“学校”的独特价值也许就是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教育过程中,以各取所需和各有所得的方式,实现教育的意义,成为学校教育一种有益的补充。今天我们身处变革的时代,一些博物馆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,与时俱进地吸收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,创设舒适的学习情境,不断提升对参观者的友好度,推动人性化的贴心服务。比如,湖南省博物馆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教育中心,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高配置了桌椅和洗手台,还开设专门的学生入口、学生线路等;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办了儿童工作坊,不仅根据每个展览专设教育主题,而且把所有桌椅、洗手台都按儿童适用的高度设计;还有一些城市的博物馆实行周一不闭馆、延时开放,举办各类奇妙夜活动,

以精细的服务精神,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校外文化流量的一个重要入口。博物馆提供的服务,不应止于延长开放时间,而应让博物馆不断完善教育功能,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提供集文化研学、历史遨游、沉浸体验于一体的多样化、动态化的教育服务。

当下,青少年利用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,但内容和形式仍比较单一。博物馆对中小学的教育供给需要常态化、丰富化,或者可以将其融入国民整体教育体系,与学校教育密切合作互动。博物馆要充分利用展品的情感性、传承性等,激发学生的的好奇心、文化自信心,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思考、去探索。

博物馆的教育也不该是孤立的,展教结合不能仅限于实地参观阶段,还应包括参观前和参观后两个阶段,需从这三个阶段的角度,进行研学活动的一体化规划和实施,在这个方面的创新探索是大有可为的。

# 满庭芳

第五二八八期